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七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玢

欽定四庫全書

盱江集卷七

宋 李覯 撰

國用第六

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是聖人之於農必制器以利其用也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聖人之於農必命官以掌其政也故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

封疆畫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之比也器不簡則貧人或不能備物政不脩則愚者或不能得宜不備物則雖良田將不耕不得宜則雖嘉種將不穫若是不可不慎也至如二耜為耦一夫不足獨舉必通功易事兩人相助而後可也故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趍其耕耨行其秩敘耡者里宰治處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秩敘相佐助之次第也又五穀熟時有風雨之急是謂力耕數耘

收穫如寇盜之至者也然一夫又不足為故遂師巡其
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謂使轉相助救時急事
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之如此奈何民不富國不實
也漢趙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
甽中苗生葉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
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
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
之民或苦少牛過奏故平都令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

輓犂以故田多墾闢用力少而得穀多斯近古之事效驗甚明而歷代莫以為意何也

國用第七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

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謂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罰之死後祭無牲也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田不耕非直罰以屋粟又死後祭無盛也五畮之宅樹以桑麻令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椁也蠶則得帛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績則得布不績故死則不為之着衰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𠫵𫎇與其無事而重孰若有業而輕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帛所以養老衰所以送死葬禮祭禮乃

為令終一有解惰則不得用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是聖人敺民以反本之術也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髙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商賈乃在四民之目而前代且論之後之游惰去四民逺甚者其類不可勝數為國者非徒函容或尊寵之傷哉

國用第八

一夫之耕食有餘也一婦之蠶衣有餘也衣食且有餘

而家不以富者内以給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也
而况用之無節求之無藝則死於凍餒者固其勢然也
故土均掌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
紀祭祀皆以地㺯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
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
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司書三歳則大
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
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政令逆謂鉤

考也恐其羣吏濫税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政令也夫奢則以為榮儉則以為辱不顧家之有亡汲汲以從俗為事者民之常情也是故為之禁令地㣲收多則用之豐地惡收少則用之省如此民皆知惜費矣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利為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為之鉤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不敢厚斂矣民皆知恤費吏不敢厚斂而不免凍餒者未嘗聞也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為

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然則地之惡禮不可輕耶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則民之財官可不知耶是先王之所以得後世之所以失也

國用第九

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謂國之地物所有也諸侯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於王也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

原其生以詔地求辨地物者别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大哉聖人念民勤恤財匱如是其著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況天時所不生則雖有如無矣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刼倍徙之利者大賈蓄家之幸也為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困農夫以附商賈令下之日吏旁為姦公不獲皮毛而私啄其髓矣壞民家敗民産此其甚也

夏書任土作貢厥貢厥篚九州不同前聖後聖豈非一揆者乎漢桑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桑雖聚斂之臣然此一役豈無法耶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

誠有以也

國用第十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廪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謂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稅物少而用多

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也夫什一而稅天下中正是故謂之徹徹者通也然耕稼之事豐儉亡常不幸凶旱水溢或螟螣蟊賊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

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廵於田野觀其豐凶而後制税斂焉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荒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然則龍子所見蓋周之末世周公雖貢未甞聞其不善也然而取之少則用不得不殺取少而用不殺則國不能自濟非反乎民將焉得也宜其知足否而詔穀用焉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由此道也後世

作者除減斂法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諸

盱江集卷七

盱江集卷八

宋 李覯 撰

國用第十一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物楬而書之物物書其賈也

不時買者謂求急者也賖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賖與民不取利也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别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事之税若其人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則朞出息五百他倣此也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貴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

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楬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鉗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糴而魏國富彊耿壽昌築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遂及於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媿彼哉

國用第十二

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

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

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趍之矣豈唯愚民見欺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

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噫為國家者孰不有意哉言而必信令而必行鮮矣

國用第十三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人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也囏阨謂民有困之則振恤之門關謂出入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死政之

老與其孤也郊里六鄉之民居郊者其委積以待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接因與之廩餼也野鄙謂六遂客有羇縶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縣都謂四百里五百里中年穀不登則畿内畿外通給之也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之聖猶弗能免至於困窮孤獨寄客之人皆國所常有安坐而視其死則非仁人在上視民如傷者之意皆推其惻隱則邦用有經倉之穀孰為閒粒府之帛孰為羡縷如是而輟焉禍蓋博矣故宜於大有年時畜

積以備之倉人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謂此也然而洪範云臣無有作福晏子稱家施不及國使民弗知主恩而謂為己力乃人臣之常過國家之大患也故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此慮之深禮之至也然則義倉之法亦有取焉耳

國用第十四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

王命施惠由是觀之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卧於牀蓐則老稚無能為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以至於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貫師凡天患禁責債者使有常債亦為此也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由是觀之凶年非直除減田租彼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籠其貨賄則何以措手足乎况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為

虐耶人主所宜動心矣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若新建國及札喪禍烖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非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動心矣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由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譬諸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餘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故曲

禮曰凶荒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為之感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内不安未之前聞也

國用第十五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

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征之者謂給公上築作挽引道渠之役也國中復除者多役使者少人少則勞故晚役而早免之二十以及六十是也野復除者少役使者多人多則逸故早役而晚免之十五以及六十五是也君子之於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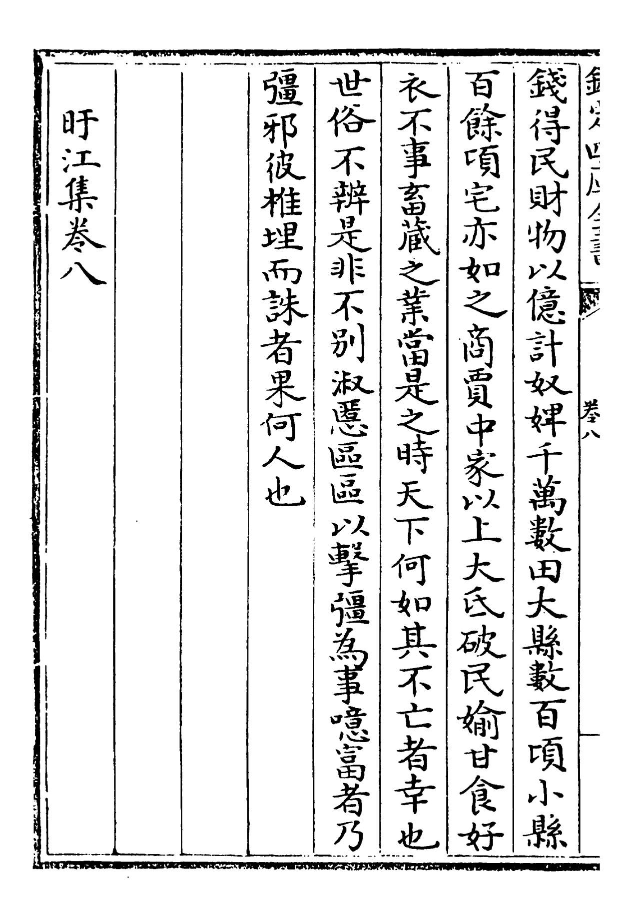
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勞誠不可役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户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至於馬牛皆辨其可任善夫世有人未嘗躬稼而責以牽傍其僦費敗家者衆矣况乎水旱疾疫之歲饑餓之弗察死亡之弗圖而臨以定制敺之給使可乎故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也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而秦法月為更卒

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何不仁之甚也天下畔之晚矣

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叛者乎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趍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及其

為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蠶也材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漢武帝時筭賈人之緡錢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緡


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蔵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幸也世俗不辯是非不别淑慝區區以擊彊爲事噫富者乃彊邪彼椎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盱江集卷八

盱江集卷九

宋 李覯 撰

軍衛第一

兵者國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何以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夏官序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凡民在鄉則五家為比家出一人故在軍五人為伍比長因為伍長五比為閭故五

伍為兩閭胥因為兩司馬四閭為族故四兩為卒族師
因為卒長五族為黨故五卒為旅黨正因為旅帥五黨
為州故五旅為師州長因為師帥五州為鄉故五師為
軍鄉大夫因為軍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
吾吏也有事則敺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
收之煩而數不闕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
兵而未嘗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庫以生之羣眠類坐
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

也管仲相齊桓公作内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鄉軍之法固嘗試矣善哉

軍衛第二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遂以

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徒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夫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毆市人而戰之未足為喻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草止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焉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蒸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其名甚美其實甚利外以彰事神之禮非美乎內以作不虞之偹非利乎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為後世法乎天下無事則卒伍放于冗從器械束于故府學軍旅者指為凶人一方有警則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發之人情焉得不驚戰陣焉得不敗至有以講武為

戲樂用相夸示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者亦不足算也

軍衛第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秩謂依班秩受祿敘者其才藝高下為次第以作其徒役者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使役之也八次八舍衞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大事謂寇

戎之事起宫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宫伯戒令之也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去其淫怠與其竒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民謂宫中吏之家人也宫正掌宫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若有為淫放怠慢譎觚非常之行則去之又會合之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欲使宿衞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及其學問又相親切磋琢磨道藝謂三徳三行六藝也若是則宫中諸吏之子弟必當備宿衞從征役且聽太子之令也豈唯宫中諸吏之子弟

而已哉凡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亦然故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况學習徳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庸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

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巒長馭遠有如是哉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宫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宫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

軍衛第四

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

等以餼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餼謂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餼厚下工作下等其餼薄乘者計其事之成功也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先王之於造兵其事必計之其物必試之非直餼有厚薄食有上下又臨之誅賞則工有不勉者乎作有不慎者乎故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沈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

筋秋合三材寒奠體氷析濁春被弦則一年之事矢人為矢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摇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廬人為戈柲車戟酋矛夷矛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𣪠兵同強舉圍欲細凡試廬事置而摇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横而摇之以眡其勁也函人為甲凡察革之

道詆其鑽空欲其窸也詆其裏欲其易也詆其朕欲其直也槖之欲其約也舉而詆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其作巧其試明操之者無不堅執之者無不鋭以此戰何不勝以此攻何不取以此守何不固楚之鐵劒利而秦王色憂謂鐵劒利則士勇焉耳為國家者苟不留聰明則有司以常事處之郡國之貢姑備名物府藏之約唯謹簿書而欲用之立尸之地此可為太息者也

盱江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盱江集卷十

宋 李覯 撰

刑禁第一

刑罰之行尚矣積聖累賢未有能去者也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寛猛或異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

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簒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蓋四海之內千八百國國政或異人心豈同茍執一以御之是膠柱而鼓瑟欲盡五聲之變不可得也夫新辟地立君之國居處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義未固上下之情未接從而急之則魚淰鳥獝不復聚矣其可不用輕法邪簒殺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强弱相勝衆寡相暴從而緩

之則羊很狼貪難以制矣其可不伐滅之邪承平守成之國人各有業事各有制緩之將恐縱急之將恐擾其可不用常行之法邪以大言之則天下之理亦然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此非刑新國用輕典者邪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司刑所職五百章此非刑亂國用重典者邪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皆聖人所以適時之變也柰何以三尺之書齊萬邦之政俗雖殊而弗察事雖變而弗知治之不及古豈不有由也哉

刑禁第二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殺也宥寛也民言殺殺之言寛寛之上服劓墨下服宫刖是四刑亦三刺也羣臣士以上羣吏府史胥徒萬

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此則所訊之人也噫凡有血氣之類莫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犬豕猶無故不殺况於人者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而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鈇鑕其次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得其情亦哀矜而勿喜矧可不慎

以及于非辜者乎故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以卹其非意三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於是有外朝之位以詢于衆焉必羣臣羣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慎乎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王者於有事且與下

民共之後之效一官者往往自用同官為僚或疑其賁已閉口不與論職事況他人乎斷獄弊訟一出其臆如是而刑不濫邪賢於先王遠矣

刑禁第三

鄉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二旬而職聽于朝若欲

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三旬而職聽于朝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謂鄉士遂士縣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或命三公六卿往議之也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之固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

而民猶有相傷苟有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之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寃此不近於卽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取輙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不服令何有不行王符述赦曰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誠哉不可不慎也

刑禁第四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

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媲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毋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宫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

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古者諸侯之禮亦如是之懿哉孟子謂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

然樂而忘天下彼天子父猶不可曲法而況官之子孫乃用蔭乎

刑禁第五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醟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

誅誅責也罰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也圜土獄城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故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

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不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善哉為國乎人之大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涓涓以成江河毫

末以尋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圜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因茲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術也孔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誠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成康所以刑錯不用非一助邪

刑禁第六

萍氏幾酒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節用酒也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以屬遊飲食謂羣飲食者也夫酒之為禍久矣君子以覆其邦家小人以不免刑戮可稱數哉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言文王告其民之小子與羣吏

無得常飲酒若庶國君臣民衆飲酒亦唯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故戒康叔當以文王之法往使妹土之人為純一之行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文王之法民之置酒唯祭與養耳而小人用之疏數無其時多少無其節羣飲食於市井以妨其業以費其財以興淫邪以起鬬訟是以禁之也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

果如何哉昔曹參去齊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為寄謂獄市者所以并容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蓋是時天下初定故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豈常行之道邪獄市不可以不治姦人不可以不禁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三曰緩刑而十有二曰除盜賊是救饑之政雖則緩刑至於盜賊不可不急其刑以除之也噫酒榷之官未罷則萍氏之禁司虣之令不復行矣然而緩刑仁也除盜賊義也凶年饑饉而仁義存焉亦不減於先王矣

盱江集卷十

盱江集卷十一

宋 李覯 撰

官人第一

為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不肖而不肖或不退豈知而縱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彼色厲内荏言行不相顧者滔滔皆是也非久與居胡能睹其真偽耶久與居者非鄰里鄉黨而誰邪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

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賔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

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閭胥二十五家之吏凡因會聚則書其人材族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酺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攷春秋社又攷是一歲之中凡幾書凡幾攷至于三歲鄉大夫乃攷而興之獻其書于王退而又詢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謗不戢治道不登未之有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

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決於數百言雖乎為無失矣

官人第二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趍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稟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

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諶謀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茍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禄則曠天官敗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若是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嗇夫之印綬不可以幸

而得也奚高位之辱哉夫位有高卑禄有厚薄言其操柄則無所不重州縣之職前世以為徒勞者而民命繫之未聞明試其功而居位受禄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者不使人學製焉民所以死生貧富顧不重哉

官人第三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歲終

則令羣吏正歳㑹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㑹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歳㑹攷歳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歳計曰㑹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皆考其治狀若治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于歳終又考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㑹以詔冢宰冢宰以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進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三歳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

不徒廢必罷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也噫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敖溢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能言之類亦知勸勉媿恥矣况智者乎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一考九歲而後黜陟蓋帝道寛簡抑時世之然未若周公之典垂後昆之避也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

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必也不求功實而以日月為限三年而遷一官則人而無死孰不可公卿者乎

官人第四

冬官考工注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桃氏為劍築氏為削梟氏為鍾㮚氏為量之類是

也甚矣事之不可以不常也易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夫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尚曰久於其道必三十年必百年而後仁政可成殘殺可去況於中人以下分職授政而可以不久者乎是故先王建官有世守之至以為氏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

庚氏是也然則古之治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欲相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民心民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為傳舍事或不舉則曰以待後人民視所屬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待後人官何以修衆何以服謂其有功邪進其爵可也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為貴故漢有當遷而

增秩留者矧伊無功之人而可虛受禄食往來於道路

間邪

盱江集卷十一

盱江集卷十二

宋 李覯 撰

官人第五

地官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誠哉民事之重宰相所宜躬親也以三公之爵而聯六鄉之吏非躬親而何

召公為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

國人被其徳說其化思其人愛其樹甘棠之所為作也而陳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内史丙吉謂宰相不親小事何也茍決獄不平錢穀出入不節民鬬相殺傷不止而宰相不知尚可調和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也哉此皆華言誤天下事慎聽之也故先王以民惟邦本造次顛沛無或忘之既使大臣為鄉老又取其鄉之人為吏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葢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稅

田役於内謂為比長以上之官也夫能盡知人之情偽與其土所有其俗所宜莫若其鄉之人也因以為吏孰不治乎宓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受教於單父之人猶以至治況使單父之人躬為吏乎漢之賢人仕州郡者多矣刺史二千石往往有能名未必非其所助也東西南北之人言語猶未相通而責之善政難矣哉

官人第六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大哉封建之禮此周之所以本支百世乎荀卿有言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子也然則先王於其族類有不厚乎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平王東遷而晉鄭是依其世與年過于所卜由此塗出也豈嘗有兄弟之國敢問鼎之輕重者哉故段灼表于晉武帝曰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縱令後世子孫還自

相并葢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不改其名矣善哉灼之知言也漢雖有七國之變而梁孝以睢陽城守晉雖有八王之亂而元帝以琅邪中興魏氏王公有名無實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曹爽一死而司馬家取之如運諸掌上灼之言不亦善乎

官人第七

大行人掌大賔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

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

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則衆同衆同者六服盡朝旣朝
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
則徧矣六服朝歲則下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
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
歲一見是也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愳不
下流下情不上通嫌疑易以生毁譽易以入在易天地
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
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逺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

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由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歲況其久者乎

官人第八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豎倍寺人之數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醯人奄二人鹽人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内司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舂人奄二人饎人奄二人槀人奄八人守祧奄八人内小臣稱士者異其賢其餘蓋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在帷薄之内論其職掌則或聞牀笫之言固不可以詘辱俊乂渾淆男女其用腐身之類是乃制事之宜矣然而先王不以恩

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况可為卿大夫乎哉漢文帝時趙談驂乘爰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如使之尸天官又非驂乘之比也自鄭衆謀誅竇憲為大長秋封侯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叅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兾受鉞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宫闈苴茅分土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故曰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

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豈不哀哉唐之北司同歸于亂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信矣

盱江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元儁

盱江集卷十三

宋 李覯 撰

教道第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堯舜之民鄙夭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斂賢才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

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賔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
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
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
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
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
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
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
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

刑不弟不事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大哉先王之所以敺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而況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滅人欲家可使得孝子國可使得忠臣矣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為正聲目何以為正色口何以為正言身何以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不

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為國者可無意哉

教道第二

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老也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户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祝餲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意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

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噫盛哉

教道第三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歳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

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僎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

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由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其

獄訟之寡也而況尊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其唯禽獸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也哉

教道第四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繼别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

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旁盡於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

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助祭焉終事而后敢私祭然則族人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噫所生猶或不孝況遠祖乎同産猶或不睦況族人乎是先王

坊民有禮而刑不足以齊之也

教道第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哀哉死者乎為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惡之矣為其心之無知也而人倍

之矣是故絞紟衾冒以周其内棺槨牆翣以文其外為使人勿惡也朝夕之奠以繼其養神明之器以備其用為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幾毀滅小人直情則將忽忘是故哭之有節服之有斷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履雨露而怵惕秋履霜露而悽愴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見也是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陰幽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户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蓋非牲牷

肥腯粢盛豐備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而未有無親者也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亦其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然冥冥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末由也已故小司徒有其禁令而鄉長治之也三年問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矣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

乎揚子曰人而不祭豺獺乎是喪祭之禮廢則人不如禽爲其上者所宜憂也

盱江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盱江集卷十四

宋 李覯 撰

教道第六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揭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

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賔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賔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賔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夫有其禮者必有其財而後可行也由士以上則田禄足矣庶人農力或不免凍餒而求其備禮不亦難乎故禮不下庶人者以此苟

非之財則人無禮不立何斯民之不得用哉先王患之乃使比長閭胥族師集罰物以為服器民有用者則共之若有故而不共則鄉大夫以公物補馬民無傷財而可得服器則夫能言者肯不行禮哉如是而不行禮則納之刑辟其又何辭宜乎其天下大服也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

長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産子始知種姓彼一郡守猶能教人以禮而助之以財况四海之富乎哉

教道第七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

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各眡其命之數夫宮室取以待風雨是則蓬茨足矣衣服取以禦寒暑是則紵絮足矣車馬取以代勞是則柴轂足矣器物取以利用是則瓦釜足矣然而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也先王因人之情而制之以為

貴賤等級使貴者得以逞賤者無所覦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于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不尊家家可以大費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以作禮讓所以衰也仲叔于奚繁纓以朝而仲尼惜之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而賈誼長太息無意乎民則已茍有意哉是所先急也

教道第八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

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也深矣乎聲之感人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有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

不正也聲與人無不正則聞之且見之者焉得不正乎子夏曰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噫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况粉白黛黑笑言於尊俎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師者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教道第九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以微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

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者既立乎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策之上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三

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隳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盱江集卷十四

盱江集卷十五　　　　宋　李覯　撰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譸張各信其習修墜

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顓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

个十一月居玄堂太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説

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秦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之明堂耳然令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無九室之說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駮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噫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輙駮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誠紕繆之甚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

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斁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此總數但以一大室四太廟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寢制同孔頴達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葢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巳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貴不害

於五室之文耳此説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玄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玄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玄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

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既獨以子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摠名哉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見於後又其人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

有李謐者慜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户牖之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謐之所言竊所

未諭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東南角二筵地便當為青陽右个及明堂左个矣他皆倣此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

稍欲摹而合之矣奈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輙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戴月令雖秦人所作然皆追述古先聖王之道其中雖有官名時事不合周法者蓋呂氏欲以古道行之於時故稍或損益之豈可謂皆非古制歟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

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共在九筵七筵之内則雖如鄭氏五室之制從東至西亦須三室已據六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一筵半每筵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六筵之地外南北之堂各纔半筵深四尺五寸狹隘甚矣況室數更多豈可容哉蓋記者上言堂上之修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談也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

面各虚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虚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堂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面皆倣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央故云太廟太室也子何須謂太室四旁虚地為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哉臣對曰太室四旁既不得不有虚地既有虚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虚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央乎又問曰子必云四

太廟不為壂而與十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有太廟子午卯酉又各名太廟而地實相接則不得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闥也以廟之與堂當有所限隔故各為一門也謂之闥者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羣室之户耳窻牖異者亦以廟門旁變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當是畧中央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

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内此謂太室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二筵之地既為太廟又已當子午卯酉之正人君若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别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筵地雖為太廟而當子午卯酉之正可

以聽仲月之朔矣然若以此二筵地便爲子午卯酉之位則餘辰又不正矣與夫連太室而爲室何異哉秪如以太室東戸前二筵地便爲卯位聽仲春之政南戸前二筵地便爲午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須過在東南一角豈復能當青陽右个明堂左个之上哉故宜各於太廟之外別取二筵地與左右个並列而假太廟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也

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

降今觀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

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宫内有路寢故應門之内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宫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

堂非路寢乃變其内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宫常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

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四堂也）既曰明堂將

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巳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由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修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修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

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
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當見
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
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
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
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
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
當做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

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以為天子閏月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盡而返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三者同制妄生枝葉以言之也）又況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駮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於斯則誤也）若其建置之

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王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説茲焉可取於戲哲人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迷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于有唐布政之宮屢曾營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羣議交鬭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疚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澤仰兹大典輙所究尋伏惟我國家

拓境踰四瀆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藉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

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窗是為八窗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本無修廣之數故今但圖五重門即不計其丈尺舊說明堂宮方三百步自可因宜處置也或問於臣曰皐庫雉應門之號四面皆同何也臣對曰四堂者皆天子所居所居之面皆若王朝焉無東西南北之異也今但變其內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焉耳又問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假王宮諸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之上所以事天尊祖布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門者限內外通出入

而舊圖無所法象但以天子聽政所居象如王朝故假宮門之名亦何害於理況取諸書畧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鴻覆無私儻垂甄録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容罪當殊死謹上

五宗圖序

大傳曰别子為祖注云别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

後世以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

宗凡五説者曰别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别言之則妻之所生為適妾之所生為庶若秖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為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為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别子自與其後世子孫為始祖也别子之適子世繼别子為大宗族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為之齊衰三月為其母妻

亦然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其别子之庶子不得禰别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所謂繼禰者為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也又有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也其庶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焉是自高祖之後至玄孫凡四世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

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為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為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二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

今此圖盡為二子以甲乙第之斯葢設法貴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此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皆為小宗庶者皆不繼禰其旨甚明弗復盡注

賛曰吾於三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十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孝如之袒免以外疏矣而合之以食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斷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

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於戲書燔簡脱幸存其畧而學者弗之察吾甚病焉故表之以圖云

盱江集卷十五